

神劍幽魂

柳居士著



中國出版集團公司

神 劍 幽 魂

柳居士

(中)

中國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责任编辑:伊 边

神剑幽魂

(上、中、下)

柳居士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8 印张 650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59-1659-9/1·1136 定价:13.9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无敌大盗	(1)
第二章	异士隐藩篱	(35)
第三章	邪人邪功	(68)
第四章	无双玉女	(103)
第五章	公主恶盗	(137)
第六章	宝刀初试	(172)
第七章	玉剑三现	(205)
第八章	天地火阵	(239)
第九章	舍生救主	(272)
第十章	海上森林	(307)
第十一章	烈电金刀	(341)
第十二章	绝世一剑	(272)
第十三章	神秘奇谋	(404)
第十四章	密探桃源	(436)
第十五章	当年第一高手	(468)
第十六章	奇袭解大围	(499)
第十七章	独闯重围	(533)
第十八章	半步危地	(545)
第十九章	狡徒谣娃	(595)

第二十章	红衣蒙面女	(611)
第二十一章	鬼眼叟	(642)
第二十二章	诡计	(674)
第二十三章	疯人挡道	(706)
第二十四章	一招败九魂	(737)
第二十五章	鬼绿冥差震武林	(771)
第二十六章	臣煞剑锋芒	(803)
第二十七章	生擒六异	(833)
第二十八章	妖姬更风流	(865)

第十章：海上森林

“五谷虫”姓丁名一虹，其怪号曾震惊当年武林数十年！为“玄天金母”与“地魔阴君”之死仇大敌，这次如无康燕南在他的背上，说什么他也不会逃走的。

当“书仓盗蠹”以年代足跳下悬崖时，他似又不放心老友安全，亦即追着前去。

“七瘴崖”下深不可测，尤其在这沉沉的黑夜里，视之犹如鬼域地府，书仓盗蠹为了徒弟的安全，他不惜以老命冒险，明知崖下有个非已能敌的女魔在隐居，仍旧以其独步武林轻功急降而下。

崖下瘴气越冒越浓，腥臭之味，冲鼻欲呕，及至到底、简直非有精纯内功之人莫可抗御。

突然了阵阴风过处，霎那将瘴气吹散，同时有一声冷冷的声音传入“书仓盗蠹”耳中道：“站住！”

“书仓盗蠹”听出真是女人的声音！不禁悚然一震，暗忖道：“我已遇上那话儿了！”他立即停住道：“莫非是颜如烟姑娘吗？”

那声音冷得似块寒冰：“既知有我在此，你就不应闯来，难道想仗八强势力不在成？

“书仓盗蠹”暗吞一口气，知道真的遇上“呼魂怨女”了，不避反上，迎着声音行去，口中哈哈笑道：“我书虫被迫来此，姑娘不可误会！”

不出十步，忽见黑暗尽去，眼前现出一团红红的奇光，那是一个妇人手中发出的，书仓盗蠹似曾相认这个妇人，只见他拱手道：“颜大姑是否相信我书虫之言？”

那妇人冷声道：“在我面前无情可谅，你自己作个了断！”

“书仓盗蠹”毫无火气，显出很有修养的哈哈笑道颜大姑不肯见谅事小，大不了我书虫少话几年，只可惜被地魔得去便宜，你竟替他出了一臂之力！”

那妇人闻言一呆，良久说不出话来。

“书虫盗蠹”又接道：“那老魔马上就会追到这崖下，颜大姑已是他宣布死亡之人，见面恐有不便，以愚之见还是退避一点为上！”

那妇人陡然大怒道：“当年我败在他手下，曾宣誓要由后一代报仇，他竟敢宣布我的死亡？”

书仓盗蠹沉着应付，见计有效，又笑道：“大姑难道也要叫他自己了断不成？”

那妇人冷笑道：“照你的意思，莫不是要多话一时看看结果？”

正此之际，“五谷虫”已适时降到崖底，他听出“书仓盗蠹”既不能逃脱，也不致马上就死，于是忍心急窜、顺崖壁向另端火速奔驰。

然而他能通过七瘴崖，别人亦能趁机通过，但都是悄悄无声，显而易见，这呼魂怨女在当年是人见人畏的人物，甚至都知道她在这崖下隐居似的！

第一个就是“地魔阴君”，他虽宣布了“呼魂怨女”死亡，但此际不敢公然会面，在他的后面就是“玄天金母”，继之是九亲王，苍头魔姑，迷楼两妖。

末几，又有不少黑影纷纷而下，他们似都有默契，毫无一人

说话，不断地向“五谷虫”背后紧追而去。

“五谷虫”不愧为当年特出人物，在这么多的强敌死追之下，他仍从容不乱，几次在四面包围中，他竟能寻隙脱身，连影子都不给敌人发现，然而，他的去向却始终无法摆脱各方断！

第五天清晨，他发觉前途有了困难，那竟是到了海边，海岸虽是奇崖险峻，但他知道无法逃过强敌的搜查，奔至一处高崖之后，他面对大海发愁，喃喃自言道：“今天可能会被他们发现了！”

思考良久，后面已有了动静，他不禁仰天叹道：“只有沿海奔逃了！”

他几次想从海面踏波冲去，意欲找个孤岛身，然而他心中很清楚，能够踏波追踪者大有其人，一旦在海面被围，那真是插难习飞！

突然一声冷笑起自一处崖后，忽悠出现了一个青年大喝道：“将人留下！”

“五谷虫”闻声注目，却没有惊愕之态，驻足问道：“小子，你的功力不浅，说说是那路货色？”

他知道这青年既能单独拦截自己，那就并非简单人物，问出之后，双掌已贯注全部内功待发。

那青年冷冷地哼一声，拔剑一挥，傲然接道：“五谷虫原来是有眼无珠，我“绝天剑”辛威并非无名之辈！”

原来这家伙早起私心，想要单独将康燕南夺走！“五谷虫”从不以怒叱道：“原来是两个书呆的逆徒！”

辛威手起剑舞，应敌相当谨慎！他似知此老有与他人不同的奇学在身。

一招之下，辛威的天机剑法竟如遭到了莫大敌手，居然发出了于寻常的尖啸之音，同时，“五谷虫”觉内功被阻于三丈之外而无法突进。

两人心中都有数，辛威收剑冷笑道：“丁老儿，你的“天神令”绝拳也不过如此，此路你是通不过去了”。

“五谷虫”猛地踏进两步沉声道：好小子，你两位师傅见了我也得奉承两句好听的，你算是什么东西？莫说你还只学到“天机剑法”就算学全了他们的东西也只能在丁爷面前吃，告诉你，凭你这点道行还差得远。”

辛威横剑立，冷冷的哼声道：“再打两拳试试？”

“五谷虫”察知后面风声已近，厉叱道：“你小子站稳了没有，如能接下丁爷五招“绝拳”而不退，你爷爷从此不喝酒！”

“不喝酒”三字听来似句笑话，但一钻时辛威的耳朵，竟他无由的打上冷战。

原不“五谷虫”视酒如命，当年在这句“不喝酒”的拆言下，可说逢者无生，死伤累累！

辛威中知毫无把握取胜，但却被他背上的康燕南所引，利欲之心蒙蔽了逃生理智，仍旧剑不动。

“五谷虫”冷笑一声，厉喝道：“老夫念在与你师有同好之情，这次不愿你于死地，小子，接招！”

辛威不知厉害，剑想采攻势，大喝扑出，顶劲而上。

忽修间，辛威立觉式展不开变化，剑气虽发，但被“五谷虫”的拳劲佳，全身如负泰山之重！

“五谷虫”劲开声，大喝道：“滚开！”

辛威连剑带人应声抛起，如掷泥丸般飞过崖石，竟一直落到海中！

当此之际，“五谷虫”已知背后到了两人，他无暇回头察看，反臂又是一拳打出，身却朝前猛窜！

一冲三十余丈，耳边只听“地魔阴君”嘿嘿笑道：“丁兄只知望风逃走吗？”

“五谷虫”在当年的声威绝不下这个老魔，但此际他为了成全康燕南这条日后英雄，根本不顾自己声誉，听如不闻，窜势更急。

忽然又听“玄天金母在后冷笑道：“他名为救人，实有独吞之心，阴君为何持笛不用？”

“地魔阴君”的追逐之势似在拼命，但他，始终无法赶上“五谷虫”的轻功，闻言之余，嘿嘿怪笑道：“玄天金母难道忘了他的“天神令”，你的“天机大阵”又觉如何？我们除联手硬碰，玄学完能困他？”

玄天金母闻言默默不语，似亦知道“五谷虫”的内功非同寻常，追到崖顶时，适逢辛威居然又自海中拔起！无疑的，他被“五谷虫”手下留了情。

辛威没有和“地魔阴君”和“玄天金母”招呼，居然再往前追！

“地魔阴君”侧顾“玄天金母”冷笑道：“这小子野心不死！”

“玄在金母”传音道：“这小子投降到九亲王手中对你我都有不利！”

“地魔阴君”发出声笑道：“米粒之珠，焉可照壁！”

“玄天金母”讥笑道：“阁下的地活殃却是死在他的手中！”

“地魔阴君”显出老奸巨猾的本性大笑道：“伤一毛之失者非，英雄，区区志在万世不朽之基，那惜敌我积如山。”

“玄天金母”忿其话不投机，网袖一挥。独自向左侧冲出，冷道：“阁下与我志不同，道不合，看势永难共事”。

“地魔阴君”连眼 3 睛都不向“玄天金母看一看其追逐之势较前更快，但当他追到数十里外时，忽然发现九亲王侧剑在一处石山上搜寻什么东西？

当九亲王看到这老魔奔上石山之际，立即郎声招呼道：“阴君何来太迟，咱们的围团失败了！”

“地魔阴君”异道：“王爷没有在此截住？”

九亲王阴沉的接道：“本王在此恰好截住，但被他施出一路非常玄妙的拳法将本王神剑挡信，竟在二十招不到又逃脱了。”

他扬剑指向四周又道：“相信还在这一片石山之内。”

“地魔阴君”哈哈笑道：“丁一虹的天神令居然能挡神剑！”

九亲王闻言一震，但却没有出口说话，无疑，他也懂得天神令是什么功夫了！

“地魔阴君”对他始终存了戒之心，但又不敢接近，只在十丈外昂首四顾，装出毫无敌视之情。

九亲王心中何尝无备，甚至存了偷袭地魔阴君之心，惟双方各有所忌，明面谁也不愿再动手。

“地魔阴君”似怕九亲误会，藉故搜寻五谷虫，立朝石山右面行去。

石山右面就是海岸，他刚到达一处高崖之上时，发现辛威的背影正向海中扑去，他一见有异，随即暗其后。

海面上现出无数黑色小点，距岸山大约有十余里远近，辛威踏着海水滑行，正对着黑飞奔，“地魔阴君”豁然自语道：“五谷虫”莫非是窜向那些小岛群去了！”

海上升起浓雾，辛威已隐入雾中不见，“地魔阴君”回顾不见他人在后面，立即亦朝海面扑去。

接近小岛群第一堆礁石之际，他发觉正面竟有一座海岛森林，而辛威的身形恰好在此时冲进森林之内。

“地魔阴君”看出事情越来越觉古怪，于是猛提全劲扑近森林！

诟料事出意外，正当他踏进森林还不到十丈之际，突见辛威满面惊惧的如飞退转！

辛威发现了“地魔阴君”并不停步，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就

错身而过！

“地魔阴君”一生视武林，他仗着一身神秘莫测的邪学，认定宇宙之间无使可怕的东西，岂知这下大大不然，他竟悚然地停步不动，面现又惊又之情！

“小子站住！”他禁不住冲口而出，居然向辛威存了打听之心。

辛威忽然似想到太过示弱，错身冲出十丈之后又转身不，恰好逢上地魔阴君喝他之时一沉冷笑道：“有种你就进去！”

“地魔阴君”厉声道：“你小子见鬼了？”

辛威正待回骂，忽见“玄天金母”和九亲王居然亦适时而到，于是迎上九亲王大声道：“王爷勿进森林！”

九亲王看出他面色不对，而且又见“地魔阴君”亦已怯步不前，立即问道：“侠士发现五名虫已进入森林？”

辛威摇头道：“属下只看到一条人影进入森林，但追进时却遭遇一次空前末有的暗袭……

他碍难说出自己怕狼狽相，同时又不愿说出其中厉害！

九亲王灵机一动，心中似存了什么诡计，是以并不追问下去，只拿目光望着地魔阴君与玄天金母，面上带有不可捉摸之情！

“玄天金母”走向“地魔阴君”道“阁下是追辛小子来的？”

“地魔阴君”阴声笑道：“区区见这小子如家之犬似的滚出来！”

“玄天金母”回身向九亲王道：王爷不再追问辛小子原因，那是想叫本帮主阴君昌失冲进遭险了！但王爷应知本帮主与阴君并非育目激动之辈，你这诡计那能得逞？”

九亲王可说是官场巨奸，江湖老猾，其阴险程度绝不亚于当前两人，闻言毫不变色，反打两声哈哈大笑道：“本王从不想到二

位也有见异心怯之事！”

语落回头，朝辛威道：“侠士有何发现，公开说出也罢，本爵昌险事小，千万勿使外人误认本王有什么不正之心。”

辛威犹豫有顷，大有不愿说出之情，似存借森林内的厉害不消减对方两人，此际经九亲王一问，不得不郑重接诞：“林内雾气浓而不散，显非自然之因，属下追进半里之际，竟遭五道绿色光芝连续侵袭，经属下以“天机剑法”抵抗之下，察知那竟是有人发出飞剑之类的器所致！”

他说完拔出佩剑一亮道：“属下之剑亦非凡品，请看已遭中斷！”

三人一见，莫不同时变色，“地魔阴君”望着“玄天金母”宇内老一辈的何人隐在此地？”

他的意思是问比他们更老一辈人物，“玄天金母”沉思一会儿没有开口，眼睛却望着森林连眨都不眨！

“地魔阴君”会错意思，他以为“玄天金母”故装不理，一气之下，长期就往森林冲去，阴声道：“弘气之功如不到神游物外之境，谅其无奈本人何！”

“玄天金母”突然紧随其后道：“阴君不可昌险，我已想起两个下落不的的怪物来了。”

九亲王招手辛威道：“侠士紧随本王前去，听她说的是否与本王想的相合！”

在他走近之中，“帮主所指！莫非即‘符祖’和‘盗竿’？”

“玄天金母”郑重道：“正是这两个老怪，‘符祖’尚可以语言应付，‘盗竿’非力敌别无他途。”

“地魔阴君”忽然对九亲王道：“九殿下愿吾等一探虚实否？合四人之力，纵有天仙下凡相信有惊无险。”

九亲王朗声笑道：“如二位有意，本王自无不可。”

“地魔阴君”长身扑出，招手道：“如有所遇，咱们先守后攻！”

“玄天金母”反手拨下拂尘，立由地魔阴君右侧抢出，显有不愿示弱之情。

九亲王向着辛威辛威道：“侠士记方位，凭你一身内功，只守勿攻，相信无害。”

他带着辛威抢至左侧，同样与“地魔阴君”走个并列！

四人谨慎探进，全神提防，来几，辛威一指前面道：“王爷当心，属下就在那株榕树下遭遇奇袭的”

九亲王侧首问道“侠士觉得雾气较前如何？”

辛威环视四周接道：“似较前稀薄。”

“地魔阴君”沉声接道：“大家当心，咱们已遭对方监视了！”

“玄天金母”冷冷地笑道：“他就在百丈外的石峰上！”

九亲王全仗神剑撑腰，论内功他还不及辛威，闻言接道：“咱们如何接近？”

“地魔阴君”缓缓拔出腰间魔笛，阴沉地接道：“咱们不可冒失从事，宜先礼而后兵。”

“玄天金母”看出石峰影不显，隐隐约约不明，接着道：“那人似存心现身给我们看到，无颖在试探我们的功力！”

辛威亦只好将断剑拔出，他紧紧靠近九亲王的左侧随进。

当四人通过那株大榕树而身石峰逐次接近之际，突然自榕树上一个窟窿里伸出颗毛茸茸的小人头，两只精灵无比的大眼睛，紧紧盯信四人的背影！

树洞中忽忽双发出一声老人的语气喝问道：“小丁，他们离开有多远了？”

小人头一伸，全身露出树洞，那竟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他显出非常精录地往树下一溜抬头急催道：“快，他们穿进乱石中去了。”

普通武林在这种浓雾中顶多能看出之丈之内的事物，而这个小孩竟能看到百丈之外，其内功之精纯，真是不可思议，就凭这视力，他已较九亲王胜出不少倍！

树洞内的老人闻声跃出，他背后不背着一个青年，他竟就是这个“五谷虫”丁一虹！原来这胖老头确是被辛威追来森林的。他却在无意中温上了两个孩子，甚至还凭两个小孩使诡计将辛威吓得魂不附体，抱头鼠窜而逃，尤甚好笑的是使“地魔阴君”、“玄天金母”九亲王等三人疑鬼，乱猜一气！

“五谷虫”溜下树来并不急离原地，他抬眼望望石峰，回头对小孩子问道：“小于不会出事吗？”

小孩摇头道：“不会！我和阿于说好的，叫他引走敌人即先到船上等我呀！”

“五谷虫”点点头，挥手道：“那我们动身罢，敌人可能要回头哪！”

小孩领朝北急奔，恰好与九亲王等背道而驰！

顿饭之后，经过两座小岛来至一处非常隐秘的小海湾。

崖石后忽忽出了一条大汉，只见他如飞奔向五谷虫面前下道：“老前辈，俺主人还好吧？”

“五谷虫”伸手拉起他笑道：“不好还得了，我老人家为了他，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可说是扫尽了当年威风！”

他望望大汉汉笑道：“你就是康小子手下人俊之首吗？”

大汉恭敬的答道：“晚辈正是，你老快请上船吧！”

一条小小的“浪里钻”停在崖石后，“五谷虫”上船走到中间坐下后道：“由此到渔村共有多远？”

大汉恭声道：“四十余里水路瞬刻即可到达，前辈有何指示？”

“五谷虫”望着两小孩运桨如飞，微笑道：“这两个孩子不是那

渔村里的？”

大汉道：“是一个老渔翁拾到的孤儿，两小孩的奇遇就是地这一群小岛之内，你老已问同根底吗？晚辈始终不明他们与王色绿刀是何不？”

“五谷虫”郑重道：“老朽已经查出，他们可算是当年奇人‘盗筭’的传弟子，师徒之间虽未见过面，然而却全部得到了真传，五色刀名为‘烈雷金九’，凭内功操纵，发出仅次飞剑之威，这两个孩子居然凭慧心悟出其玄奥，已练到收发由心之境！”

大汉叹声传音道：“两个孩子可性顽烈，等闲人是无法束其行动的，自老渔翁去世之后，他们简直成了这群岛上的魔鬼！”

“五谷虫”微笑道：“只要康小子百日功成，这两个小东西自有管头。”

大汉指着穿黄色破衣的孩子对五谷虫道：“此子名叫丁吉，他较于卜各大几岁，性情稍微温和一点，老前辈到此就是们发现的，好地晚辈闻信赶到，不然们们必定会向老前辈捣乱。”

谈话中，船已驶出十余里，这时的海面已没有雾气，小丁吉在后面大声道：“大家都动手，敌人可能会发现我们！”

“五谷虫”心忽然问道：“康小子现还在渔村中着？”

大汉点头道：“大公子负有内伤，希望老前辈前去看看。”

“五谷虫”大急道：“这一带全为敌人布满，渔村中岂能隐莉！”

他说着运掌催舟踏波，火速去通知康大公子离开渔村！”

小于卜闻言纵起，立即踏波冲出，瞬息隐没于茫茫水际不见！

丁吉估计一下路程叫道：“只有三里远了，我们要不要靠岸？”

“五谷虫”摇手道：“停在一里之外，等于小子探罢回不再靠

岸。”

海岸隐隐在望，大汉偶然发觉的异样，不禁急声大叫道：“不好！渔村遭火了！”

“五谷虫”预知事情不妙，急叫丁吉停船道：“出事了！那是放火烧杀之睛！千万不要靠管！”

船在海中过了一时之际，由海岸处激起一条小人物，瞬息到了停船前面，众人一见，认出就是于卜，丁吉抢着大叫道：“阿于，怎么了？”

小于卜喘息不停，显出满面煞气大叫道：“魔头大烧村庄，乱杀渔民，地面尸体纵横，七位叔都遭敌人给杀了，另外还有两个尸体我不认得，可惜我去迟了！”

大汉闻言大恸，翻身倒在船上，立即晕死过去！

“五谷虫”咬牙恨道：“一定是九亲王手下卫士所为！小子们快将船开动靠岸，看看有无可救之人！”

丁吉大忿道：“他问和是康定野。”

于卜一面扶起大汉，一面摇头怒道：“我一时哪能察看太多，还有周围林中未去看。”

那人俊之着的大汉经于卜抚摩一阵之后，忽然回过气来。紧接着就是放声哭！

“五谷虫”沉声喝道：“大丈夫只有报仇，痛哭又有什么用处，船已靠岸，赶快上去查看，如有可救之人，火速送来施救。”

大汉强忍悲痛，立同两小孩上岸，经过一片沙滩，举目只见惨满目，四处都是尸横血染，男女老幼都有！

于卜带他走到一处森林道：“叔叔们的尸体我已埋在这里，只的两个不认得的未埋掉！”

大汉带泪走去，立朝一堆大坟痛哭道：“兄弟们你们安息吧我与主人终要替你们报仇的！”